

# 碧血英魂叶邦瑾

□王嘉祥

叶邦瑾，女，江苏省如皋人，1925年7月8日出生。她在读小学和初中时，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。194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一直在当地进行抗日斗争活动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被党组织调到新华社苏中分社一支社当记者。1946年8月在进行群众工作时不幸被捕，受尽敌人严刑拷打，坚贞不屈，同年8月17日被敌人残忍杀害。（摘自《新华社烈士传》，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）

下图左起：叶邦瑾生前留下的唯一——张照片；江苏美协徐善华的水粉画《叶邦瑾烈士像》；《江海导报》上叶邦瑾被杀害的消息。



### 叶家出了个小才女

叶邦瑾祖籍安徽芜湖，清咸丰年间，举家迁至江苏仪征，后定居如皋县掘港镇（今属如东县）。1925年7月8日，叶邦瑾出生在小镇竖街尹记巷。祖父叶永勤是清朝末年的秀才，精通古文，擅长书法，在小镇上颇有名气；父亲叶仲白，在县城中学当教师；母亲胡志澄是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，也当过教师。叶邦瑾在兄弟姐妹6人中，排行第四。她生在教师之家，从小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，7岁进县立掘港小学，后考入掘港中学，从入学到离校学习成绩都是优等。叶邦瑾的大姐叶邦瑜、哥哥叶邦泉都是中共党员，他们陆续带回来了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（即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）、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和前苏联的一些革命文学作品，悄悄藏在祖父留下的一间书房里，用古旧书籍封面包装着。每遇保长上门检查，她父亲便称这都是艾星留下的一些古书，舍不得丢掉。放学后，叶邦瑾就钻进祖父的书房，偷看这些进步书籍，在寒暑假中更是一本本地阅读。她不仅爱读政治书籍，也喜欢读文学名著。从叶邦瑾留下的一份初二国文试卷（现保存在如东县高级中学档案馆内）答题内容看，这期间，她已经读到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屠格涅夫的《猎人日记》、易卜生的《傀儡家庭》等。这些书籍，使花季少女的叶邦瑾大开眼界，尤其是读了《西行漫记》后，她知道了红军和延安，知道了一支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，爬雪山、过草地，走过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，她欣喜自己看到了民族的脊梁、人民的希望。《大众哲学》更为她打开了探索革命真理的大门。

卢沟桥事变后，抗日的烽火在全国燃烧，叶邦瑾满怀革命热情，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，每次文艺演出结束后，她都抢着整理服装道具、打扫场地，同学们称她是演出队的“小管家”。1939年，叶邦瑾在掘港中山堂看到由史白导演、女作家丁玲编剧的抗战独幕剧《重逢》，她为一对革命情侣在沦陷区意外重逢、又英勇牺牲的故事深深打动，回到家还躲在被窝里哭泣不止。1940年10月，新四军东进到达掘港，叶邦瑾和亲人、同学上街欢迎人民军队。她向往延安、向往当一名红军，特别羡慕新四军的女战士等一个个英姿飒爽，就常去找她们

## 柳诒徵为赵宗抃写传作诗

□白飞

自幼在如东长大的赵宗抃，与诗人、书法家、文史学家、图书馆学家柳诒徵先后，都为镇江人，可谓同乡艺林密友。赵宗抃离世后，柳诒徵为旧雨立传：（曾望）子宗抃，字蜀琴。少工骊赋，亦擅四体书。举癸卯乡试，任教思益小学、镇江中学、苏州工业学校。欣身修焉，不聒声名，嗣授徒上海，鬻数自娱，暇辄手录父书，不印多本，以貽知交，积之不啻等身，可谓贤矣。民国卅六年卒，年七十四。曾望、宗抃皆工刻印，宗抃子遂之，亦能铁笔，三世印谱，咸颇颇赵之谦。

像一幅素描，寥寥数句的短文，勾勒出赵宗抃的书法造诣、科举成绩、执教经历、容貌性格，多为赞语。尤其文末赞赏了赵氏一族的篆刻技艺——祖孙三代，联珠印坛，皆有印谱传世。至于和印林巨擘赵之谦相提并论，应为柳诒徵过于主观的想法。

至于柳诒徵、赵宗抃两人众多的交游细节，不妨从一首精彩的寿诗说起。

1943年，赵宗抃七十大寿。柳诒徵撰有长诗《寄寿赵蜀琴七十》：弱岁角文场，立年共庠校。四五十时，邦国正新造。优游京苏间，艺苑声共噪。西湖联

咏歌，北固纵游眺。忆坐赵声园，季生兼侍教。旁观詫两髦，飘然同鹤貌。我衰渐蒲姿，六旬颇昏眊。君今臻古稀，聪强若壮少。浮白兴不浅，投琼客频召。篆刻既精研，真行日道妙。父书数十卷，卷卷写维肖。淞沪石墨华，群记门才耀。工楷最儿笈，雄文播庭诰。峥嵘两郎君，才艺乃跨迢。食德耕硯田，蔚若建旂旄。江乡衡世族，畴克伧贤者。相期返昇平，文宗阁重绍。两叟复合并，三山容啸傲。书香延孙曾，里乘炳皓皓。君寿踰松乔，我亦跻耄耄。莫话昆明灰，邮诗助西笑。

首句即写赵宗抃成年时，全力以赴备战科举考试。“立年共庠校”说明两人在30岁时结下同砚情缘。日后两人又共赴西子湖，返回故里，共攀北固山。柳诒徵、赵宗抃联袂吟唱写下约千字的诗作《西湖联句》，节录数句：“民国岁壬子，追署来吴趋。三潭始纵横，一庵空式间……梅堰墓门遽，鹤化林孤孤。”

据诗所记，1912年，赵宗抃偕柳诒徵，前往杭州避暑，畅游湖畔湖中，欣赏三潭、南屏、岳庙诸景。诗中还化用“梅妻鹤子”的典故，可知两人曾游孤山，西

冷印社已近在咫尺。“忆坐赵声园，季生兼侍教”回忆两人同游家乡的赵声园。赵声（1881—1911）是赵宗抃的族人，孙中山、黄兴友人，广州起义总指挥。他英年早逝，以示纪念，乡人建造赵声公园，于1931年竣工。柳诒徵为公园赵声铜像题字：“赵公伯先之像”。那位陪同二老游园的“季生”，应当是季廉方，即季伯康。他有专文追忆先师柳诒徵：1936年，季廉方进入中央大学学习中国文学，周末惯去陶风楼谒见柳师。“浮白”“工楷”“篆刻”“跨迢”诸语，与传记词句呼应，激发赵宗抃的书法篆刻才华，超越其父。“文宗阁重绍”后有诗注：“吴寄尘绍宗楼藏书，嘱君与予预其事，丁丑毁于兵。”吴寄尘（1873—1935），镇江人，南通张謇先生的得力助手。吴家、赵家过从甚密。1925年，赵宗抃正式接受吴寄尘邀请，就居上海，开设学塾，与吴家结为邻里。

除去柳诒徵，两家还有不少共同友人。1926年夏，赵宗抃作《吴母林太夫人遗像及行述》，提及吴寄尘交游甚广，结识如皋沙氏（沙元炳）等名流。沙氏与举人、如皋县训导赵臣杰友善。赵臣杰

又是赵宗抃的族兄、诗友。张謇、沙元炳、吴寄尘、赵宗抃、柳诒徵，都是爱书文人，均于各自家乡建造图书馆或藏书楼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吴寄尘、柳诒徵、赵宗抃诸镇江乡贤，共建绍宗藏书楼。主楼建筑大半费用由吴寄尘出资，剩余部分由赵宗抃、冷御秋、丁传科三人分担。藏书楼位于赵声公园后山。赵宗抃还为绍宗藏书楼题写匾额。吴寄尘与柳诒徵是同年（1895）秀才，过从甚密。吴寄尘离世前夕，于绍宗楼拱手行礼，为书楼事宜嘱托柳诒徵。1935年8月20日，吴寄尘去世。柳诒徵早前为友人作挽联，又述此事：嗣统南通，从商场艰苦支持，伟业未辍大生厂；皈心西土，忆病榻弥留款语，本原炯著绍宗楼。《劬堂日记钞》还记，9月21日，柳诒徵午后小睡，醒后前往公园，会见赵宗抃，后又入城，再返回公园参加绍宗藏书楼董事会。次日，柳诒徵又出席吴寄尘追悼会。柳诒徵晚年更是将部分藏书捐献给绍宗藏书楼。爱书情切，柳诒徵才在祝寿诗中，作注纪念三人共建藏书楼的雅事。

年8月9日，叶邦瑾正在“翻身组长”杨玉琴家中召开群众大会，由于坏人告密，敌自卫队从四面包围过来，叶邦瑾掩护群众先撤退，她也躲藏在农家的隐蔽处。当她得知大多数群众并没有走远，就趴在附近的黄田田里。叶邦瑾知道敌人是冲她而来的，为防止连累群众，她挺身而出，不幸被捕。

敌人将叶邦瑾作为“要犯”押送到如皋县城，先是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请她，劝她归顺。叶邦瑾拒绝利诱，不惧威胁，并表达出宁为玉碎、不为瓦全的坚定意志。敌人又对她鞭抽吊打，她英勇不屈，最终被杀害。

#### 名扬全国的女英雄

叶邦瑾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，新华社、延安《解放日报》、山东《大众日报》、《晋察冀日报》、《新华日报》（华中版）和苏北、苏中解放区的报纸都刊登了叶邦瑾英勇牺牲的消息和唁电。新华社苏中分社和《江海导报》举行了纪念叶邦瑾等4位烈士的追悼大会，与她一起工作过的新闻战士表示“继承邦瑾的遗志，努力为党报服务”。她的母亲说：“瑾儿牺牲了，可她的血没有白流，她和无数先烈一起，用鲜血迎来了胜利的曙光。”

如皋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人民英雄，将她被捕的柴湾三联村，命名为“邦瑾村”。2013年4月行政区划调整，柴湾划并城北街道办事处后，又命名了一条“邦瑾路”。建国初期，如皋的文艺工作者将她的事迹编成多幕歌剧《叶邦瑾》，在如皋城乡和南通劳动人民文化宫演出了200多场。据扮演叶邦瑾的女演员潘永兰（已故）的丈夫朱玉麟老人回忆，当时演出盛况空前，有的场次观众达万人以上，台上台下哭成一片，全县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叶邦瑾活动。

新华社成立80周年之际，从牺牲的150多位记者和工作人员中，选出了10位著名烈士，叶邦瑾是其中一位。新华社专门派出摄制组到如皋、如东采访，制作了《那年她才21岁——叶邦瑾》的专题片，作为《新华英雄》系列片之一，播放后在新闻界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（本文参考资料和引文出处：蔚建民著《刘胡兰式的女英雄》，载新华出版社《新华烈士传》；吴剑坤著《掘港一叶，数代风流》，载《如东日报》；新华社拍摄的题为《新华英雄》系列专题片。）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，欢迎来稿。  
投稿邮箱：wyhappy781@163.com



## 千年古刹 抗日据点

□吴佑华

在南通东郊的兴东街道土山村，有一座古刹，它穿越了千年的风霜雨雪，不仅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，而且还留下了当年新四军“联抗”李晏复烈士的足迹，它就是——东土山“三禅广惠寺”。

《南通市民族宗教志》记载，该寺始建于唐贞观九年，原址东洲（沙洲），后因长江北岸四坍四迁，迁至通州区兴东街道土山村，在清末、民初，寺庙达到了空前的盛况。民国四年（公元1915年），当地士绅将庙内的前一部分改造为新式学校，名为“东土山小学”，古刹钟声与书声交织，希望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萌芽。

然而，在20世纪40年代，东土山三禅广惠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却成了抗日战争的重要据点。

1940年，在南通师范读书的李晏复怀揣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热爱，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新四军“联抗”部队。1943年秋，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地下工作，经组织批准，他选择了一个既隐蔽又便于接触群众的地方——东土山三禅广惠寺内的东土山小学，在那里担任教员。在这里，李晏复表面上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教师，传授着知识、培养着下一代。但在暗处，他却是一位机敏过人的民运、情报战士。

李晏复和他的一个兄弟利用寺庙的隐蔽性和村民的信任，建立了一个覆盖广泛、高效运转的情报网络。这个网络不仅为抗日武装提供宝贵的情报支持，还成了联系各方抗日力量的纽带。在东土山三禅广惠寺的掩护下，李晏复的情报工作做得有声有色。他不仅能够准确地掌握敌人的动向，还能够及时地将情报传递给抗日武装，使他们能够提前做好准备，有效地打击敌人。

随着革命形势发展，1946年李晏复先后被任命为西亭区、骑石区的区长和区队长。他带领群众积极开展土地改革，斗地主、惩汉奸，为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。而这一切，都离不开他在东土山广惠寺期间所积累的民运、情报工作经验和群众基础。1948年8月，李晏复在南通土山桥战斗中牺牲。东土山三禅广惠寺，这座古老的寺庙，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通州地区革命斗争的印记，见证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。

梵钟荡晓昏，赤血浸山门；一刹惊雷起，烽烟铸佛魂。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，洒在古刹的琉璃瓦上，千年的禅音仿佛在这一刻被唤醒。而在这片庄严的氛围中，又悄然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息，那是革命的火种在悄悄点燃，又被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滋养成熊熊燃烧的烈焰，照亮了历史的长河。东土山三禅广惠寺，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化的古刹，正以它独有的方式，向世人展示着它的红色传奇。

## 上海宏济善堂南通分堂诞生与覆灭

□程太和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日本在军事侵略的同时，在经济上、文化上对中国进行强行掠夺与殖民统治，贩卖鸦片毒品的机构“上海宏济善堂”即是其一。

日军入侵上海后，即推行毒化政策，设立了一个披着慈善机构外衣的“上海宏济善堂”，宣扬什么“善堂卖土”，声称将以贩卖鸦片筹集的资金来救济贫困灾民，而实际上则是为日本军方筹集军费。具体办理“宏济善堂”的大奸奸叫盛文颐（又名“盛劝庵”），人称“盛老三”，是盛宣怀的侄子，而他竟恬不知耻地自称是盛宣怀的三儿子。那时恰好盛宣怀的三儿子盛同颐英年早逝，他就钻了这个空子。盛文颐依仗日本主子做后台老板（后台老板是日军驻上海军事代表楠本以及日本特务里见甫），大发烟毒之财，他伙苏、锡、常、杭、嘉、湖及长江北岸一带的鸦片经销权，又分给他的同伙和幕僚蓝苞荪、春春堂等人，专销上海、南京、苏州、杭州、扬州、南通等地，不仅成了上海滩的“烟毒霸”，而且与军警勾结，雇流氓为打手，垄断了江南和长江沿岸的烟毒市场。而盛文颐的贩毒大本营就设在上海逸园。这个“逸园”曾是英籍冒险家、上海跑马总会董事马立斯的花园。解放后，逸园改造为上海瑞金宾馆。

宏济善堂是打着“行善”与“戒烟”的招牌进行活动的。它在沪、苏、浙、皖各个城市都设有“戒烟所”。这类“戒烟所”实质正是售毒、吸毒的营业所。老百姓称之为“燕子窠”。它一般都设在较冷僻的街巷里，外表与普通民房无异。进入门内，便可见一个挂着门帘、光线暗淡的房间里，那些“鸦片鬼”横躺在烟榻上，就着小灯，嘴对着烟枪，正在吞云吐雾。“戒烟所”的房间大小不等，设备不同，供应的烟土也分等级。最高级的房间还有人侍候装烟。由于这里烟土（还有海洛因）的供应价要比外面低些，货源有足够保障，而且在这个地方吸毒，不怕有谁来干扰。故“瘾君子”们都趋之若鹜。即便是一些本来不吸毒的人，有时也到那里玩玩。反正，一踏进它的门檻，便欲罢不能，而且烟瘾越“戒”越大，很多人最终死在烟榻上或闹得家破人散。

在沦陷区，宏济善堂与赌场、妓院三位一体，担负着特殊的使命。它既是支持日寇侵华的一项极为可观的财政来源，又是侵略者赖以腐蚀中国人民、瓦解中国人民斗志的一个重要手段。

日军侵占南通城后不久，即在南通设立了“上海宏济善堂南通分堂”，为通、如、海、启数县的总发行处，拥有资金黄金1千两，月销烟土1万余两。当时，南通城区有17家土膏烟馆，65家售吸所，销吸烟土占总量的一半；有“十大公司”（13个毒贩组成10股），“八大家”（9个毒贩组成8股），“十姐妹”（10个结拜的伪警官太太）等贩毒集团。城郊芦泾港55户家庭中，贩毒的5户，吸毒的47户，不贩不吸的仅有3户。城西一张姓草行老板的父亲吸毒中毒而死，家产全部卖光，弟弟因生活所迫做和尚，妹妹被迫当妓女，母亲和他乞讨为生，搞得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。1943年底，汪伪政权内部发起“清毒运动”，青年学生冲击宏济善堂焚烧鸦片。同期日本调整对华策略，逐步减少公开贩毒活动。1944年3月，宏济善堂因清毒运动及损失宣布关闭。

抗战胜利后，南通城毒品贩卖依然如故。南通解放后即开展禁烟肃毒工作。1949年2月25日，南通市人民政府颁布布告，禁止进入解放区贩卖销售毒品；是年5月20日公布《贩、吸毒品登记、戒除暂行办法》，明令吸、贩毒人员到指定地点登记，并即禁卖、戒除、上缴毒品；号召市民检举揭发吸毒、贩毒人员。其间有160多户贩毒者、1000多名吸毒者进行登记。至1949年底，南通市共破获毒案126起，查获毒贩290名，收缴鸦片197.15两、吗啡98两。1949年3月至1952年3月，南通市共侦破吸毒、贩毒案件384起，查获毒贩781名，缴获鸦片268.34两、吗啡109.25两。1952年，南通市开展声势较大的肃毒运动。7月中下旬，初步调查，有贩毒人员630人，其中广东帮140人、安徽帮30多人、南通人为主、散而不成帮的460人左右。8—9月，全市设立肃毒总指挥部，下设5个肃毒分指挥部，抽调干部650多人（其中公安干警338名），组成材料、宣传、侦察、搜捕、训管等专门工作班子。全市先后召开各种会议1024次，受教育者达18.91万人次。群众和毒贩家属、吸毒者650多人送交检举揭发材料3291件。并缴获毒品、毒具、枪支子弹、黄金等。至1952年底，南通市破获的817名毒贩基本处理完毕，逮捕的168名毒犯中判处徒刑的112名，管制22名，交保释放20名。至此，南通市贩毒、吸毒基本绝迹。